Märchen Mond

童话月球

〔德〕沃尔夫冈·霍尔拜恩／海克·霍尔拜恩　著
陈宁　王忠　译

朝 华 出 版 社

主 要 人 物 表

基姆·拉尔森：　酷爱科幻故事的少年

丽贝卡（爱称贝姬）：　基姆的妹妹

拉尔森先生：　基姆的父亲

拉尔森太太：　基姆的母亲

施赖伯：　医生

比吉特：　基姆的姨妈

特米施托克勒斯：　童话月球魔法师

卡尔特男爵：　莫尔贡城堡的黑骑兵首领

博拉斯：　莫尔贡城堡的统治者

黑勋爵

阿多马特（爱称阿多）：　池塘王之子

池塘王

普里温王子：　草原骑兵国王子

塔克：　獾家族的名字

哈克范

布罗宾：　山中的农民

戈尔克：　巨人

克尔希姆：　独眼独耳熊

兰加里希：　会飞的金龙

龙形怪兽

罗克：　大鸟

彩虹主

主要地名

1．童话月球王国
2．莫尔贡城堡
3．影子山
4．沼泽
5．池塘王的湖
6．獾洞
7．山庄
8．大熊克尔希姆的洞
9．石崖
10．古战场
11．草原骑兵国
12．凯瓦朗要塞
13．戈里温玻璃城堡
14．布罗宾庄园
15．惊魂谷
16．龙形怪兽湖
17．暗河
18．冰雪荒原
19．天涯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童话月球王国地图

天涯堡
冰雪荒原
暗河
龙形怪兽湖
惊魂谷
草原骑兵国
布罗宾庄园
獾洞
影子王子
莫尔贡城堡
沼泽
戈里温玻璃城堡
凯瓦朗要塞
山庄
池塘王的湖
大熊
克尔希姆的洞
石崖
古战场

一

“……最后几分钟里，阿尔卡纳司令官的脸上露出越来越担忧的表情。他的前额冒出一层发亮的细小汗珠，他那灰色眼睛的目光好像死死地盯住屏幕上无边无际的全景平面。‘战将II’的战斗指挥中心里塞满了人、机器和发出闪光信号的计算机，整个中心笼罩在一种不寻常的寂静中。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离子推进器低沉的轰鸣声似乎也一下子变小了，这个推进器是近年来才装上的，成了生活的一个坚强要素。此刻仿佛这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也深深感觉到，它和它的制造者在宇宙飞船的巨大船体中面临的危险……”

基姆听到屋门的声音，从书本上抬起头来。他合上书，拿着书往他的书桌走过去。书桌上堆着课本、练习簿、纸，一块像小足球形状的橡皮规规矩矩地放在一块刚被烧焦的斑痕上，这是用一团棉花、一个凸透镜和一把折断了的火柴头做的一次不成功的实验留下的后果，还有一捆彩色塑料吸管。他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在挤满书的搁板上堆积着大量印刷品：少量连环画，稍多些的袖珍本，数量更大的通俗读物——像他父亲说的——还有好几十本珍贵的、硬皮的精装本。从这些书的外观来看，它们经常被人取下来阅读——无论如何，大部分是这样的。在那些捆起来的书本中，有一些完全有新的阅读价值。还有一些是他收到的礼品书，他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把它们放到他的宝贝之间，并没有打算去读。

楼下的走廊里传来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基姆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书架，朝门走去，然后又回到他的书桌旁，为了把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一下，好给

人一个印象，似乎他整个下午都在学习，而不是在舒舒服服地浏览最新版本的《星球斗士》。他打开数学书，翻到折了一个角做记号的那一页，打开计算器，把一张纸放到旁边，在上数学课时，他已经试着在那上边解题，但一直没算出来。数学——还有其他与数字有关的学科——不是他的强项。他从上学的第一天，就一直没入门，在后来的七年半时间里，一直是老样子。他不喜欢数字，他干脆就看不出来，真见鬼了，他为什么必须知道，如何解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假如他有计算器的话。

他用批评的眼光打量着他的安排，又添上一支刚刚削尖的铅笔，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转身朝门走去。凡是涉及到家庭作业，他的父母一定非常认真。他父亲肯定——像每天一样——吃过晚饭就问他的作业，而且还会皱着眉头翻看他的作业本。现在就这样了吧——也许以后他再试着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总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抄其他同学的答案。

他把门把手往下压，打开门，目光又一次遗憾地扫过堆满书的搁板。没用啦——阿尔卡纳司令必须等到明天早晨，然后他才能驾驶着“战将II”进入抗击心灵感应大怪物的最后战斗。

基姆把门关上，跑下楼梯，最后四级楼梯他一步跳了下去。他听得很准确：他的父母在家——两人都在。母亲的风雨衣挂在衣帽架上，旁边是父亲穿破了的带风帽的厚上衣，从基姆记事时起，他就穿着它，以后一百年可能也不会和它分开。卧室的门虚掩着，烟灰缸里，一支点燃的香烟冒着烟。

基姆惊奇地皱起眉头。父亲五个月前就下决心戒烟，而且一直到今天，他遵守着他的决定。可他现在又抽了，这真怪。可是奇怪的事还有呢。这会儿他已经在家了。现在还不到四点，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在六点前离开办公室。

父亲和母亲在卧室里。通过虚掩的门基姆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可是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话。他吃惊地又一次看看烟灰缸里冒烟的香烟，大拇指勾住腰带，走进卧室。

父亲和母亲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电视还在无声地放着。桌子上一包打开的香烟放在橙黄色的打火机和一只干净的烟灰缸旁边。基姆发现，这里突然十分安静。他一进房间，他的父母马上停止了谈话，还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是房间的南墙旁边立着的老式座钟发出的轻轻的嘀嗒声。

“你好，基姆。”母亲小声说。她立即坐直身子，把一缕头发从前额掠开，双手摊开放在膝上。“我……我以为，你在你的房间里，而且……”

基姆惊讶地眨眨眼睛。这情形很少出现，他母亲说话结巴起来。她是一个稳重、有自控能力的女人，她说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你的作业做完了吗？”她问。

基姆点点头，接着又马上摇头，嘴里嘟囔着什么，听起来好像是说“是的”，也可能是说“差不多”。

父亲长叹一声。当他坐下来，慢吞吞地伸手够香烟和打火机时，长沙发破碎的皮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基姆尴尬地站在原地没动，把大拇指从腰带后面抽了出来。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母这么神经紧张。

母亲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基姆一下子有了一种说错了什么话的感觉。

“坐下，我的儿子。”父亲说。

基姆带着疑问透过蓝色的烟雾看着他父亲，然后不安地坐在他的靠背椅的边上。他说“我的儿子”。他只有特别生气或非常兴奋，或很紧张时才会这么叫他。父亲很少叫他名字——般情况下他喊他小男孩或小家伙，有时也叫他小儿子或年轻人。如果他说“我的儿子”，那就意味着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他父亲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又从头开始，“你母亲和我必须和你谈谈。”他严肃地说。

基姆开始感觉每一分钟都不舒服。他已经知道，父亲要和他谈什么，但是他不想听。他望着他母亲的脸，突然觉得更痛苦了。她的脸十分苍白，眼睛下面有一道黑圈。她看着他，可是她的目光似乎从他和椅子扶手穿过去，迷失在很远的地方。她露出少有的悲哀的微笑，他还觉得，她的手指不停地在动。

“你们在贝姬那儿来着，是不是？”基姆试探地问。

父亲点点头。他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摁灭，用过滤嘴在白色的烟缸里画了一道线。

“是的，我们曾经在……你的妹妹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说。

他从他的眼镜那细细的金属镜框的上边朝基姆望去，把胳膊支在桌子上。然后摊开手掌，托着下巴——像他往常思考问题或者要想解释什么难题时那样。

“你妹妹……丽贝卡，”他接着说，“病得很厉害，基姆。”

基姆点点头。“我知道，”他说。“她必须……”

父亲温和地摇摇头，“不是由于盲肠炎，孩子。”

“不是？可是你们不是说过……”

“我们是对你讲过，因为……因为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你的意思是，这事……这不是盲肠炎……”

“是的，是的，开始确实是，”父亲急忙打断他的话，“只是……”他又点上了一根烟。“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向你解释，孩子，”然后他以坚定的声音说，“我们把你妹妹送到医院时，你当时在场，而且……而且你也听见施赖伯医生说的什么。盲肠手术在今天根本不再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们不用担心，丽贝卡一周后就能回家。”

基姆点头。丽贝卡三天前突然叫唤肚子旁边像针扎的一样疼，并开始哭。他们本来没把它当一回事。丽贝卡五月就已经满四岁了，可是如果她哪儿疼（或者是她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她就装得像个两岁的婴儿。然而症状越来越厉害了，到了晚上，她疼得直呕吐，于是父亲马上给红十字急救站打电话，让他们来一辆救护车。他们跟着一块去了医院，到他们又回家时，已经过了午夜。母亲打发基姆上床睡觉，但是他睡不着，在静静的大房子里，他听见父母在楼下的卧室里谈了很久。

自然，施赖伯医生说了，没有理由恐慌不安——基姆对那个医生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个子瘦小，头发灰白的老人，他戴着的黑色牛角镜下是一双悲伤的眼睛。但是再回想一下，他发觉，近来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电话铃响的次数比平时要多，他妈妈——和往常的习惯不同——用很小的声音说话，而且如果他一进屋，马上就放下话筒。基姆觉得肚子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往里钻的可怕感觉，就像每次他拿了坏分数回家时那样，可又不完全一样。

“有并发症，”父亲轻声继续说，“出现了这种情形，尽管很少见。施赖伯医生对我和你母亲这样解释，但是……”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而基姆看见了他的眼中闪着泪花。的确，后来他眯起眼睛，吸了一口烟，又把自己隐藏在浓浓的烟云后边。

突然什么奇怪的事发生了。父亲一下子站起身来，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攥着拳头。他张开嘴，想说什么，然后又摇摇头，迅速转过身来。

“你告诉他吧，”他嘴里咕哝着，“我说不出来。”基姆的目光在父亲的后背和母亲的脸之间转来转去。

“贝姬……贝姬出了什么事啦？”他非常害怕地问。

“她……在她接受手术前，人们把她完全正常地……进行麻醉，”母亲几乎是无声地解释道，“但是她没有再醒过来。”

基姆的心脏似乎疼得要一下子跳出来。他的手开始发抖，嗓子里像是塞了一大团东西。

“她……死了吗？”他问。

母亲有一会儿吃惊地直愣愣地盯着他看，然后把手从脸上放下来，抽泣起来。

“不是，孩子。”他父亲又接着说，现在他的眼睛里真的含着泪水，“他们把她从手术室推出来，送回到床上，等着她醒过来，但是她没醒。她干脆一直睡下去。”

“那有多久……”

“两天了，”父亲含糊不清地说，“自从她做手术以来，我们什么也没告诉你，因为我们希望一切还会好起来，但是我刚才和医院通了电话，可是……”

基姆感觉到，说下去对父亲来说是多么困难，“可是看起来不是这样，好像她的状态没有变化。”

“你的意思是，她一般来说不会再醒过来了？”基姆说。设想一下，某人睡着了，干脆就不会再醒过来了，这多可怕啊。这种事只在童话中出现。那是人们给小孩子讲的故事，但是绝对不会在现实中出现！尽管他心中十分激动，而且有一刻超过他的恐惧。他却不愿意，在任何人身上发生这事，更不用说他的妹妹了。

“我和妈妈现在去医院，”过了一会儿父亲说，“施赖伯医生要和我们谈话。”

“我也去。”基姆说。

父亲遗憾地摇摇头。“不行，基姆，”他说，“你是知道的，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那儿不准进。”

“那么我在走廊里等着，”基姆坚持，“我想知道，丽贝卡怎么样了。我想看看她。”

父亲还想说什么，但是母亲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说：“让他去吧。”

没等父亲回答，基姆就从椅子扶手上跳起来，三级楼梯一迈地飞快跑上楼去。当他的父母收拾好准备走时，他已经回来了，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缺了右耳朵和一只玻璃眼珠，脏乎乎、皱巴巴的毛毛熊。这是丽贝卡最喜爱的玩具。他母亲看见熊，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又哭起来。基姆突然想到，把玩具带去，多没意义啊。他无助地把毛毛熊在手指间转来转去，想找一个地方，把它放下。

“让它去吧，孩子，”父亲喃喃地说，“放心地把它带去吧。”

当他们穿过狭长的花园向汽车走去时，开始下雨了。天空一整天都是阴沉沉的，虽然低垂的雨云一再被撕开，被温暖的阳光射穿，但是天气已经变凉了。今年秋天来得早，街道两旁，一家一户漂亮的小房子前的花园里还开满鲜花，但是收音机里天气预报预告，未来的夜间将有霜冻，而且现在劈里啪啦下来的大雨点似乎已经带来了冬天临近的预兆。

父亲竖起了大衣领子，朝汽车跑去。他打开车门，一步跨进去，还没等他打开另外两扇门，就将车发动了。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施赖伯医生四点半等我们。而且在这种交通……”

基姆爬到后座上，抓起保险带，把搭钩扣上。他们起程了。

他们在主要街道上向东行驶，穿过下班交通高峰时越来越密的车流，这时

候雨越下越大了。街道开始变成暗灰色的镜子，街上伸延得很长的、模模糊糊的倒影像是在跟着汽车走。行人撑起了雨伞或者把大衣领子竖起来，逃到房屋的门口或者商店里。天越来越暗了，阴冷潮湿的空气慢慢爬进车厢。父亲打开暖气，鼓风机发出嗡嗡声，不一会儿就散发出舒适的温暖。尽管如此基姆还是越来越觉得冻得慌。他蜷曲着身子，靠在宽敞的后座上，手插在夹克衫的口袋里，但是已经进来的寒冷似乎深入骨髓。暖风根本没有温暖他的肌肤，而是被一张看不见的保护屏紧紧地挡在他的身躯前面。他把破旧的长毛绒玩具紧贴在胸前。他的目光落到后视镜上。他发觉，父亲一再抬起头，从镜子里观察他。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很可笑，他这么坐着，冻得发抖，手放在口袋里，胳膊里还夹着儿童玩具。他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把熊放下，身子朝旁边转过去，把脸贴在蒙上雾气的玻璃上。

他们离开城市，驶上高速公路，父亲踩油门加速。时速表的指针迅速爬高，然后停在每小时一百公里的标记下边。父亲经常给他讲，在潮湿的路面上时速不应该超过每小时八十公里，可是今天他好像自己也没遵守这个规则。汽车拐到超车道上，身后溅起两道灰色水珠形成的一片水雾，超过了一队载重汽车。

当他们向通往南桥的路线拐过去时，莱茵河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河水十分平静、迟缓，像是流动的铅。一艘运货船在他们下边顺流而下。基姆的目光追随着它，一直到它消失在桥栏杆底下，然后又观察彩虹。这不是一道特别大，或者特别美丽的彩虹。基姆不由得自问，是不是彩虹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顺序、一种等级：开始是小的、不重要的，颜色很少，也不明亮，像这里的彩虹那样，一直到美丽的，各种颜色都闪烁发光的彩虹桥布满整个天空，一直伸延到星星？也许在宇宙的无限中有一个彩虹国，尽管基姆想象不出来它什么样。但是宇宙这么大，这么奇妙，也许在什么地方，在远离银河的一个不重要的小星球上，存在着彩虹国。肯定有。

桥被他们甩在了身后，和桥一起消失的还有灰暗的天空上的彩虹。黑云在城市上空聚集，现在雨下得如此急剧，使得车上的雨刷几乎都不管用了。雨点打在车顶上发出的劈里啪啦声听起来就好像远方的雷鸣。

他们沿着南林荫道走下去，几分钟后车往右拐，然后驶进莫伦街。基姆对路很熟。几年前他自己进过这个医院，也是因为一次盲肠手术。盲肠炎似乎是一种家族疾病。父亲因此不得不中断了一次公差，母亲也割了阑尾，而他自己差一点重读一年三年级，因为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必须接着疗养一段，这样一共耽误了六个星期的课。那是最倒霉的一年。父亲请了一个大学生做家教，当他的朋友在大街上踢足球，或者在城里闹翻天时，基姆不得不坐在他的课本面

前苦读。

父亲把车停下来，向后回身，打开车门。“下车吧，”他说，“我赶快找一个停车场。”

基姆解开保险带，跳出车厢，低着头朝医院那涂成白色的拱形大门入口处跑去。在入口处的石头雨篷底下至少有十几个人挤在那里，他们是来躲避突然来临的暴雨，现在脸色阴沉地望着天空，期待雨停；男人、女人，也有几个孩子，但是也有两个穿着白大褂、长着深色头发的男子，他们显然是医院的人。

当基姆看见一个妇女转过身来，微笑着打量他胳膊下夹着的那个长毛绒玩具熊时，他把拳头往口袋里插得更深一点。他努力做出一副尽可能阴沉的脸色，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把玩具熊更紧地抱在胸前，靠着潮湿的墙壁，站在默不做声的母亲旁边。在离这儿很远的什么地方，打了一个闪，几秒钟以后，轻微的雷声在街道上空回响。

基姆冻坏了，他的鞋也湿了，而他到现在才发现，他站在了一个小水洼里。他往旁边跨了一步，把玩具熊从左胳膊底下换到右胳膊底下，忐忑不安地看着母亲。他觉得母亲的脸在石头拱顶黄昏时的光线下显得瘦长、灰暗。真奇怪，他想，而且他心中产生一种完全陌生的、不舒服的感觉。他从没有——确实还没有考虑过他母亲。他爱她，当然。她总是为他而存在，为他，为贝姬，为父亲，但是他还从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母亲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她是那样的人，人们可以随时带着问题，带着苦恼来找她，她总是有时间听别人诉说，总是有理解的话，而基姆一直把这看作不言而喻的。当他现在看着她那阴沉、线条分明的瘦脸时——他以前还从来没这么清楚地看见过——他突然明白了，母亲为她这简单存在花费了多少力量和精神。他抓住她的手，使劲握着，并且试图微笑。

她朝下望着他，并且报以微笑回答，但是她的眼睛仍旧很严肃。在她的脸上，雨水和她的泪水混合在一起，突然她把他的手捏得紧紧的，使得他的手都疼了。

有一阵雨下得更大了，风把灰色的水雾赶到房屋之间。汽车用步行的速度在街上爬行，而且在人行道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人。一辆医院的车鸣叫着拐进街里，在溅起来的一片水花中向着大门入口处急驶，然后消失在宽敞的医院栏杆中。

后来父亲冒着倾盆大雨跑了过来。他在大门入口处的遮掩下用力跺了几下脚，把水从衣服上甩下来，然后用胳膊搂住母亲的肩膀。基姆等着父亲说“我们等到雨停”或者类似的话，可他没说，而是在大门入口处的另一侧，一言不发地又径直走进雨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基姆把脑袋缩进肩膀之间，冻得打着哆嗦跟在后边跑。当外科医院的大楼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三个人都浑身湿透了。基姆曾经在医院的这个大楼里住过，可是当时他觉得这儿的一切都很友好和明亮。而现在他觉得，在斜落下来的雨雾后边，大楼像是一个阴森森的古堡，一个黑魔宫，里边住着魔鬼、女巫和掌握心灵感应术的沼泽怪物。

当他们朝着蒙着雾气的玻璃门走过去时，他的目光注意到入口处旁边的黄铜招牌上写着：

杜塞尔多夫大学外科病院

基姆打了一个寒战。他不喜欢医院这个词，病院这个词他更不喜欢。他曾经问过一次父亲，为什么人们把医院偏偏叫做“病院”，可是父亲也不知道答案。这个词让他心里不舒服，甚至恐惧，使他联想起监狱、精神病院和满是老鼠、虫子和霉菌，散发着霉烂气味的潮湿的地窖。然而此刻，当他朝着窗户不透光，黑洞洞地矗立在那儿的大水泥建筑物走过去时，他觉得叫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

他们走进大楼时，一股污浊的暖风迎面扑来。基姆轻手轻脚地穿过玻璃门，很快地跟在父母身后。他们穿过前厅，脚步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回音，然后穿过一个安装着一长排高靠背椅的大厅和一个宽敞的玻璃门，进入儿科病区的候诊室。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矮桌和几把看起来不怎么舒适的木头椅子，旁边是一株枯萎了的室内植物和一个凹陷变形的立式烟灰缸，里边塞满了烟头和碎纸。

“你们在这儿等着，”父亲说，“我去看看，施赖伯医生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指指椅子，微笑着安慰母亲，然后消失在通往外科病区的摇摆门后边。

基姆把玩具熊小心地放在桌子上，坐下来。他母亲仍旧站着，盯着大厅正面关着的电梯门，几部电梯中的一个电梯上面的灯一闪，响起了清脆的“乒”的一声，电梯门朝两边打开。电梯上的指示成为明亮的光点，在母亲的瞳孔里反射出来。

基姆坐在椅子上半转过身来，好奇地朝电梯看去。两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穿着深灰色的大褂，头上戴着发网，脚上穿着蓝色的人造革鞋，推着一辆白色的医院的床，从电梯里走出来。床上躺着一个男子。不管怎么说，基姆是这样猜想，因为他只能认出浓密的黑发和一截裸露出来的肩膀。护士跟在床边，迈着小步快走　手中高举着装满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子，一根细细的塑料软管通到被子底下。基姆抬起头来，这时，他发现母亲又开始抽泣。她的目光像被催眠了

似的停留在床上被子盖着的那个人身上，当那队医护人员和病人早已消失在磨砂玻璃门后边时，她还一直盯着看。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滞，成为永恒，直到自动门又打开，父亲走回来。

“你们可以来了，”他说，“施赖伯医生在等着我们。”

他们走进涂成浅黄色的长廊。基姆不关心门旁边的那块金属牌子，那牌子上是说，十四岁以下的儿童禁止进入医院的这一部分。他熟悉这个走廊。他曾经在这个病区住过，尽管自从他接受盲肠手术以来，已经过了一些时候，但是这儿似乎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墙上的画仍旧很没意思，像当时一样，扑面而来的那股医院的气味，他本来已经有点儿淡忘了，现在又一下子使他感到就在眼前。也许真的是那同一种气味，也许他们用一种秘密的方法把空气在这里边密封起来了。

父亲在前面朝小玻璃房子快步走去，那个房子在走廊中段右侧，父亲一边走，一边和走廊里的护士交谈几句，然后接着往前走。在倒数第二个门前，他停住了。父亲敲门，等了一会儿，然后把门把手往下按。

当他们进屋时，基姆开始心跳加速，几乎跳得都疼了。屋子里很暗。百叶窗放了下来，所以只有几束浅灰色的光线射进来。在一个角落里亮着蒙着布的一个小灯。三张床之中有两张空着，在丽贝卡的床头上方，吊着一整套闪闪发光的仪器，闪亮的信号发出嘀嘀的声响。在还不到手掌大的荧光屏上绿色的光点有规律地上下蹦蹦跳跳，同时还留下一条十分微小、闪烁光芒的小星星的尾巴。旁边三台各种不同的显示器一直在嘀嘀嗒嗒地走。

母亲发出一声压抑着的小声喊叫，快走了两步，到了床边。她的肩膀抽动。她无声地哭起来。

现在基姆才发现，房间里除了他们和丽贝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施赖伯医生一动不动地站在床边，以至他那穿在白大褂里的瘦削的体形和影子融为一体了。他叹了口气，围着床慢慢地走，稍稍碰了一下母亲的胳膊。

“我……我很遗憾，拉尔森太太，”他小声说。他的音调很高，听起来不太舒服，但是却是真诚的，“但是……我认为，向您说出真情，可能更好一点。”

母亲微微点头，别人几乎看不出来。她的手指在被子上滑动。“现在……现在已经没事了，施赖伯大夫，”她回答，“我感谢您这么辛劳。”

施赖伯医生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基姆。

“孩子已经都知道了，”父亲解释说，“我全都告诉他了。”

施赖伯医生点点头，仿佛是对他自己，同时把手插到他的白大褂的口袋里，“当然，这样也许更好些。”

“您尽管放心说吧。”母亲头也没回地说。

“也没有更多好说的，”施赖伯医生迟疑着开始说，“我们试着使用了我们现有的一切手段，但是看不出来效果。当然啦，还为时过早，为了……”他摇晃着脑袋，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对你们隐瞒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他声音坚定地继续说，“当然，明后天我还将请我的同事到这儿来，但是情形看来不怎么好，至少目前是这样，”他匆忙补充道，“你们看，我们……知道这种类似的情形。我在实践中还没经历过一次，因此我只能求教于专业资料和其他同行、其他医院的经验。这种情况出现，很少有，但是确实有过。医学中有几种解释，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对于具体的病历真的有说服力。一个人就是不能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了。一切都正常。生物机体很好地经受了手术，麻醉药的作用也消失了——可是病人醒不了了。”他停了一会儿，寻找词汇，“情况是仿佛……仿佛病人的思想拒绝重新回到意识中，或者有什么把它拦住了。”

父亲悲哀地微笑。

“而这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吗？”

施赖伯医生点点头。“恐怕是的。我们不知道会延续多久。有时候病人过一阵会自己醒来，在极少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说，成功地把他叫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叫回来。”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基姆心中这么想。他肯定，施赖伯医生也有同样的想法。医生接着说，可是基姆不再听下去了。他轻轻地站到母亲身旁，望着那一动不动，躺在对她来说太大了的白色床上的人。

丽贝卡的脸在刚刚拍打抖搂过的枕头里显得特别小，简直就像是没有了。细细的彩色电线从被子底下伸出来，连到墙上闪烁发光的自动装置上。床旁的一个金属支架上挂着一个输液瓶，黄色的塑料软管通到她的胳膊上，而她的脸几乎完全隐藏在一个呼吸面罩下，面罩像歼敌机的氧气面罩那样，把鼻子和嘴都紧紧盖住，只露出闭着的眼睛。

基姆拼命忍着。他的嗓子里又涌出一股带苦味的液体，胃里弥漫着不舒服的感觉。他把毛毛熊玩具放到丽贝卡的被子底下，闭上眼睛，但是没用。他还一直看见消失在巨大的白色被子底下的小面孔。

当他感觉到，有一个温柔的手抚摸他的脸，擦去泪水时，他才发觉自己哭了。

他看着母亲的脸。她已经不哭了。她的眼睛是干枯的，但是脸上的表情使他害怕。

父亲和医生又谈了一会儿话。施赖伯医生耐心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并且用解释的手势强调他的话。基姆突然想到，他的那双手异乎寻常的长，上面的蓝色的血管像是突起来的细树根，看得清清楚楚，如同两个独立的东西在飞快挥动。

来访者离开了房间，又走到同样形状的门和散发着同样的医院气味的黄色走廊里。一个老头穿着来访者的蓝色大褂，冲着他们走来，停了一会儿，微笑地看着基姆。

这是一个奇怪的人，基姆这么想。他是个老人，很老，他看起来像基姆想象的一个真正的老人一样。他弯着腰，右手稍稍向前伸出，仿佛他习惯于拿着一个手杖或者一根棍。尽管他比父亲矮，但是肩膀很宽；他从前肯定很高大、强壮。他那长长的白发几乎搭到了肩膀上，他长着精心修剪的白胡子，从下巴一直垂到外衣的第一个纽扣那里。他的脸上满是皱纹，眼圈周围的细皱纹形成密密的网，三道垂直的深皱纹刻在额头上。

老人又微笑着摇摇头，啪嗒啪嗒地拖着步子从他们身旁走过。基姆强迫自己不要转过身去，盯着他看。也许是一个老祖父，来医院探望他生病的孙子来啦。

这个想法让基姆很高兴。他也很想有这么一个爷爷。他还很小的时候，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他从来也没体会过，有一个爷爷会怎么样。但是假如他有的话，看起来一定和这个老人一样。

施赖伯医生还陪他们走过玻璃门，在走廊里往前走了一段路，然后匆匆握手告别，走到同样形状的门后边不见了。

当他们离开医院大楼时，雨停了。他们默默地从被花坛和养护得很好的大草坪围着的蜿蜒曲折的路上，回到主门入口处。白色的拱门门口现在已经空无一人，给人一种荒凉、孤寂的印象。在汽车行驶的沥青路上，漂着油污的小水洼儿闪烁着微光，墙上的水泥砂浆已经脱落，露出一块块不规则的斑点。如果有人长时间地盯着看，就能够从被损坏的地方认出一个模型——一根弯曲的细线从墙上斜穿过去，往前伸，在入口处变成一个有许多个手指的古怪手掌，尖尖的长指甲蜷曲着朝前抓。

父亲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然后又放了回去。

“我们喝一杯咖啡吧，”他说，“我渴了。”母亲挽着他的手臂，没有说话。他们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斑马线那里，穿过马路。

当他们把医院大楼甩到身后时，基姆喘了一口气。他有一种感觉，好像突然从一座监狱逃了出来似的。一座有着看不见的，不可逾越的高墙的监狱。他在斑马线的中央站住，回过身去，观察那个大门入口处。医院的大门在朦朦胧胧、十分潮湿的空气中，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在那里窥视着的怪物张开的大嘴，或者通向一个深不见底的地窖，没有出口，没有灯光和空气的地牢，谁一旦被关在那里，就毫无希望逃生。

基姆打了一个寒战。他转过身来，跟在父母的身后，快步跑去。

二

咖啡厅又大又明亮。在宽敞的屋子里，桌子上点着无数小灯。这里有糕点和新磨的咖啡的香气。穿着黑衣服，系着镶尖角小围裙的女招待匆忙地走来走去，照顾生意。

父亲指指窗户旁边空着的桌子，他们坐下来。父亲点燃一枝烟，用手掌捂着嘴咳嗽了几声，并且把胳膊支在桌面上。他的脸色显得很疲惫，当女招待走过来时，不得不问了两遍，这时他才惊醒，点了咖啡，并为基姆点了一杯可口可乐。

“我们应该给你妹妹打电话，”父亲转身对母亲说，“也许她能到我们这儿来几天。如果你现在不这么总一个人呆着，会好一点儿的。”

“你是说比吉特姨妈吗？”基姆问。

父亲点点头。“我肯定，她会来的，如果她听到，发生……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为什么你不请几天假呢？”母亲说，“如果你缺席一周，你的公司不会垮掉的。”

父亲微笑了一下。“当然不会。但是我目前有好多事要做。”他叹了口气。“我不相信，我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他又补充说，“此外工作还分我的心。”他往后靠了靠，从桌子底下把腿伸出去。“我还必须经常找到足够的空闲时间，去跑医院呢。”他说。女招待端着一壶咖啡和一杯可口可乐走过来。基姆很高兴，女招待上饮料时，父亲没说话。父亲有时候就是这种冷漠、公事公办的样

子，让人有被粗暴地拒绝的感觉。母亲经常抱怨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是根本不理解，或是不想理解。现在他明白了。他自然不是恶意，也不是没有感情。他就那个样子，即便他有时候激怒了外人，家里人还是容忍的。

基姆喝着他的可乐，身子深深地陷进软椅子中。他冷得发抖。咖啡厅很舒适、暖和，可是基姆的鞋和袜子都湿了，他必须控制自己，以免牙齿碰在一起，发出咯咯的响声。他又喝了一口，把杯子小心地放回到桌面上潮湿的圆圈里，往窗外眺望。天空仍然阴沉沉的，但是雨停了，街上又有了行人，汽车也比刚才多了。桌子上点着的明亮的灯光反射在窗户的玻璃上，如果基姆仔细地往那儿瞧，他可以看出他自己和他父母在镜子里的样子，以及其他客人的镜中之像，就好像他坐在一个有天花板那么高的镜子面前，而镜子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变得透明了，使他看到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在一刹那间他似乎觉得外边的景象十分陌生，仿佛街道不是街道，而是一条穿过异国风格的水泥丛林的古怪小道，人不再是人，而是样子奇特的、有魔力的家伙，街道另一侧的房屋是高高的、尖顶加固了的城堡，城墙后面隐藏着不可捉摸的秘密。后来这种感觉消失了，他重新在一个灰暗、使人不愉快的秋天里，向着一条完全普普通通的街道望去。一个老人拖着脚步蹒跚地走过，停住，又走回来，透过模模糊糊的玻璃往咖啡厅里边窥视。

基姆惊讶地抬起头看，他又认出了那个人。就是那个白头发、长胡子的老头，他们先前在医院里碰到过的那个。现在他不是穿着蓝大褂，而是穿着一件深褐色的大衣，大衣对他来说大了好几号，袖子长得把手都盖住了。他的白头发被雨打湿，乱蓬蓬地贴在脑门上。他现在真的拄着一根弯弯曲曲、上面有好多节疤的棍子，手杖拿在向前伸出的手中。他用衣袖在湿漉漉的玻璃上抹，把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

基姆吓了一跳。老人不是毫无目的地从他们的桌子上面看过去。绝对不是的。他那有些模糊的目光似乎直接钻到基姆的眼睛里，尽管在这个陌生人的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动弹，可是基姆有一种感觉，他是在冲着自己微笑。他不由自主地微笑着回应。受惊的恐惧过去了。这张满是褶子的面孔以一种很奇怪的，很难理解的方式在他心中取得了信任。不可想象，这个老人会是坏人——绝对不可能。他好像自己就是善，就如同电影或者戏剧中一个寓意性的人物，一个善良的老爷爷或者——更确切一点儿，一个善良、智慧的魔术师。

父亲咳嗽了一声。基姆好像知道自己不对似的垂下眼睛，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杯子。他感到很内疚，在他妹妹毫无知觉地睡在那个昏暗的大地牢里，随时可能死去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却去想随便从这儿走过的一个老流浪汉。

“我们走吧。”父亲说。他站起身来，把一张钞票放在桌子上，然后从衣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